

養

一

齋

詩

話

養一齋詩話卷七

生教授遺書捐

山陽丁潘德興國朝書館

唐人詩長貧惟要健漸老不禁愁乍見翻疑夢相悲各  
問年少孤爲客早多難識君遲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  
時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容淚題書落鄉愁對酒寬  
旅望因高盡鄉心遇物悲道直身還在恩深命轉輕乍  
見翻無語別來長獨愁皆字字從肺肝中流露寫情到  
此乃爲入骨雖是律體實三百篇漢魏之苗裔也初學  
欲以淺率之筆襲之多見其不知量

大歷十才子盧綸第一吾鄉吉侍郎李第二盧詩清高  
可以與劉文房匹不愧稱首吉嘗薦盧於朝盧集憶吉  
詩甚多兩人蓋尤相契也盧稱吉新詩滿帝鄉又云侍  
郎文章宗傑出淮楚靈定非虛譽然吉詩傳于今者惟  
送歸中丞使新羅一首其詩云官稱漢獨坐身是魯諸  
生絕域通王制窮天問水程島中分萬象日處轉雙旌  
氣積魚龍窟濤翻水浪聲路長經歲去海盡向山行復  
道殊方禮人瞻漢使榮此詩起四句劇有氣岸島中二  
語尤雄傑稱頌第曰處二字未知所本濤翻水浪聲一

句中水凡三見未免複沓或水浪二字有譌要其通幅  
氣體宏闊與盛唐鉅手相似無中晚疲薶態也又侍郎  
弃黃冠而返儒服非有識力者不能而李端轉作詩以  
譏之曰還鄉見鷗鳥應愧背船飛此等議論似高實繆  
卽此以衡端同在十才子中而識力不逮多矣

吾鄉龔聖子題趙子昂雪中高士圖云雪氣使人臥欲  
僵勞勞明府到黎牀主賓問答皆情話何用閒名人薦  
章諷刺之意在於言外不獨品高詩亦深遠譏子昂者  
多矣不逮此也龔又有題山水詩云谷口長松澗底藤

石橋山路遠登登囊琴斗酒攜何暮空負寒齋昨夜燈  
風味直似倪高士

同里丁儉卿考證宏富偶以秋谷聲調譜平仄之一定  
者爲疑作書以答之曰按譜中所註古詩字音平仄一  
定者如于鵠年年山下人句趙氏注曰下句是律上句  
第五字必平愚按不獨平韻五古卽仄韻五古亦然如  
襄陽天邊樹若齊江畔洲如月齊字必用仄聲者以下  
句是律也蓋不如此恐與律詩混耳此無可疑者也  
聞水滌滌句趙氏注聞字曰此字不平則爲律蓋亦恐

與律詩混耳亦無可疑者也東坡扁舟渡江適吳越句  
趙氏注越字曰此字不可輕用平聲蓋仄韻七古上句  
尾可仄平韻七古上句尾若用平聲則不諧杜公昔隨  
劉氏定長安問之不肯道姓名究竟變格非法亦無可  
疑者也李賀衰蕙愁空園句趙氏注曰第三字不平則  
律句矣蓋李賀此詩參用齊梁不盡合調惟此句得法  
故趙氏特注此句以明之亦無可疑者也太白悅驚起  
而長嗟失向來之煙霞句趙氏注曰此四句皆六言若  
非下句用三平則失調蓋不惟恐與賦類仍爲音節較

響耳亦無可疑者也杜詩屢貌尋常行人趙氏注行  
字云平最要緊蓋七古第七字平第五字必平乃爲正  
調而屢貌句又必得行字平聲乃非律句故云最要緊  
也亦無可疑者也李義山相與煇赫流瀄熙句趙氏注  
赫字曰此字必仄蓋下面三平此處亦平則音不諧如  
封狼生獬獬生羆七字平聲轉覺其諧而一赫字易平  
聲則不諧者以字之平仄相雜故也韓詩快劔斫斷生  
蛟鼉杲杲寒日生於東皆用此義不可枚舉獨陸渾山  
火詩風怒不休何軒軒命黑螭偵焚其元溺厥邑囚之

崑崙不然故趙氏謂止可用於柏梁體尋常七古斷不可用蓋柏梁句句用韻自杜詩應他詩不爾慮不諧矣亦無可疑者也趙氏謂平平平平仄平平句於轉韻中不宜蓋轉韻最喜流美此等非古非律之句殊覺齟齬故不合用亦無可疑者也以上八則趙氏所謂古詩一定之平仄義例皆確不可易借疏其意如此亦未知當否也若其不必一定者趙氏既未特下重筆此在後人之變通以合天然之節奏爾然趙氏亦有可疑者如東坡四方水陸無不便句趙氏注云第五字平第六字仄



便非律句愚按此句不字必易平聲方諧若不字不改則陸字必易平聲方諧趙氏止以非律句注之未盡詩節之妙也紫金百餅費萬錢愚按此句誠非律矣究不如水脚一綫爭誰先一半已入暮鹽煎爲不轉韻七古之正調也趙氏注云卽六字仄獨令末一字平亦可是其啞更甚於坡句爛不入調也若謂七古專用正調恐不能變化參錯相生相應得四方水陸紫金百餅等一二句間之更見拗動卽如此說趙氏亦當注明不得如所注云云也右丞我心素已閒襄陽北山白雲裏趙氏

注云皆天然古句愚按北山白雲裏誠天然入古我心  
素已間不律則有之若謂其爲天然之古則必我素心  
已閒而後可也此皆僕之所疑於趙氏者也近歛人吳  
蘇泉紹濼聲調譜說較趙氏爲益詳其言一定之平仄  
亦均不誤惟注老杜征衣颯颯颯字下云此字用仄  
妙愚按上句連竿動嫋娜已四仄矣此處卽易颯字爲  
平聲亦未見其不妙也又注高通荆門路荆字云必平  
愚按荆字卽易仄聲亦是古句今云必平是必宜用四  
平聲也五古得四平三平句誠佳然亦何其滯也總之

此事不可不嚴不可太滯吳氏謂不周章何者好聲韻律盡裂閑檢墨守者又形模肖而生氣少真篤論也僕嘗謂漁洋不肯以此譴示人不如秋谷之有遠見秋谷云不知此者固未爲能詩僅無失調而已謂之能詩可乎故輒以語人無隱此三四語較之吳氏九曲而盡也然漁洋答劉大勤云無論古律正體拗體皆有天然音節唐宋元諸大家無字不諧明何李邊徐王李亦然袁中郎之流便不了了矣又云七言古凡一韻到底者其法度悉同惟仄韻詩單句末一字可平仄相間用平韻

詩單句末一字忌用平聲若換韻者則當別論是漁洋亦未嘗不以聲調示人也特不如趙氏之備耳凡趙氏所致譏於漁洋者甚多其詞氣憤懣非盡由論詩之相失恐自以蹉跎不振出漁洋門下所擠故耶抑以婦舅之親不能出氣力相按故耶要之聲調一譜則趙氏之功爲大殆歷劫不敝者也

張文定安道題漢高廟詩縱酒疏狂不治生中陽有上不歸耕偶因亂世成功業更向翁前與仲爭議論極有關係但治字誤讀去聲然徐騎省觀習水師詩元帥樓

船出治兵治字已讀去聲矣按說文治本水名出東萊  
曲城陽邱山南入海從水台聲直之切是治字本平聲  
陸氏釋文於諸經中平聲者並無音去聲者乃音直吏  
反蓋借用乃爲去聲也今騎省亦誤讀治字豈校定說  
文者所宜出耶然昌黎諱辨諱呂后之雉爲野雞不聞  
又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則治字誤讀又不始於騎  
省第騎省佳詩甚希且以南唐大臣復仕於宋選者必  
以其詩殿唐人之後何所取哉

晏元獻詠上竿伎云百人竿頭裏裏身足騰跟挂駭云

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比擬雖不倫然  
不害爲守正之士也而荆公題其後云賜也能言未識  
眞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  
身此直以隨俗爲通方守道爲迂士不經之論無過於  
此荆公亦非通方之人總欲翻前人成案耳二詩均不  
佳特拈出以爲好翻成說而有害心術者之戒荆公同  
時有王介者以荆公屢召不起至熙寧初聞翰林學士  
之命遂出寄詩云草廬三顧動幽巖蕙帳一空生曉寒  
蓋諷之也荆公作詩云丈夫出處非無意猿鶴從來自

不知竇爲介發然荆公之出處果何意哉小官則辭要  
官則受而已矣此可使漢陰丈人見乎桔槔俯仰之術  
至此遂發露而無餘矣

郭功甫在王荆公座和太白鳳皇臺云高臺不見鳳皇  
遊浩浩長江入海流舞罷青蛾同去國戰殘白骨尙盈  
邱風搖落日吹行棹潮擁新沙換故洲結綺臨春無處  
覓年年荒草向人愁一座盡傾然實不中與太白作僕  
蓋大家絕作本不應和也就中惟潮擁新沙換故洲句  
稍研練耳功甫金山詩烏飛不盡蒼天碧漁歌忽斷蘆

花風幾有太白意境卻又從太白鳥飛不盡吳天長句  
化出非真實獨造本領梅聖俞遂許爲太白後身何哉  
馬思邊草拳毛動雕盼晴雲倦眼開城臨戰壘黃雲晚  
馬渡寒沙夕照微皆趙倚樓集中名句或以馬思邊草  
一詩爲劉夢得作以城臨戰壘一詩爲李羣玉作非也  
倚樓七律佳語甚多如武帝未能忘塞北董生纔足使  
膠西竹戶半開鐘未絕松枝晚霽鶴初還鷓鴣聲中寒  
食酒芙蓉花外夕陽樓高鳥過時秋色動征帆落處暮  
雲平雨見梨花歸不得每逢寒食一潸然樹色老依官



舍晚溪聲涼傍客衣秋故園何處風吹柳新雁南來雪  
滿衣花外鳥歸殘雨暮竹邊人語夕陽閒較之許丁卯  
尤覺生動有姿態其對句不稱而出句甚佳者如月觀  
靜依春色邊不能如江帆自落飛鳥外隨步花枝欲礙  
山不能如映鞭柳色微遮水然名章秀句亦絡繹不絕  
矣獨其分咏薛道衡昔鹽詩逐句爲五律一章體如  
試帖詞亦卑陋殊爲全集之瑕耳然其五律氣體勝於  
七律者尤多如巖空秋色動水闊夕陽多傳家有天爵  
主祭用儒衣風雨落花夜山川驅馬人斷崖時避馬芳

樹欲留人野橋連寺月高竹半樓風風消滌澤凍雨淨  
圓田沙馬嘶芳草渡門掩百花塘殘花春浪闊小酒故  
人稀月影連山盡鐘聲隔浦微此夜雁初至空山而獨  
聞等詩無論全局緊於七律卽以句法論用意極深措  
詞極靜亦非七律之好以緣情綺靡勝者七絕多於五  
絕然亦在五律下蓋倚樓五律高處往往似大厯十子  
其佳在骨韻間不可以言語摸索而得而在當時轉以  
七律得名此晚唐之所以卑也

葉石林詩話頗多可采其最誤入者好取荆公詩句以

教人而實皆庸下如新秋浦潏綿綿白薄晚園林往往  
青白喜田園安五柳但嫌尸祝擾庚桑皆絕無深趣者  
天下蒼生待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濃綠萬枝紅一點  
動人春色不須多平治險穢非無力潤澤焦枯是有才  
石林亦以爲非其至者至晚年乃盡深婉不迫之趣而  
石林所取晚年作亦不過含風鳴綠鱗鱗起弄日鷺黃  
裊裊垂名譽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壺頭等語含風  
二句余前已議之若谷口壺頭巧對又豈詩家所尙哉  
石林爲蔡元長黨宜誦說荆公不置耳

石林以老杜波飄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  
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  
波逐流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迴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  
斷衆流句皆未免武斷之失此亦陷入釋皎然之魔障  
者也皎然所列偷語詩例偷勢詩例偷義詩例跌宕格  
二品曰越俗曰駭俗濕沒格一品曰淡俗調笑格一品  
曰戲俗有一語不見笑於大方之家耶

晁君誠小雨悄悄人不寐卧聽羸馬齟殘芻山谷吟賞  
不已遂慕其句云馬齟齬糞喧午夢誤驚風雨浪翻江

白以爲工而不知其氣味去之甚遠石林取之無鑒別也歐公被酒時語其子云吾詩廬山高今人莫能爲惟太白能之明如曲後篇太白不能爲惟杜子美爲之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爲惟吾爲之歐公三詩具在猶是宋人駕氣勢行議論詩耳遽云李杜所不到此真被酒時言語石林津津述之亦無鑒別也坡公水底笙簧蛙兩部石林云以笙簧易鼓吹不礙其意同不知蛙聲擬以鼓吹可擬以笙簧則不可歐公聚星堂詩禁體物語石林云能者出入縱橫有何拘礙蘇子瞻凍合玉樓寒起

粟光搖銀海眩生花超然飛動何害其言銀與玉也論  
誠通脫然凍合玉樓二語字生新句工整則有之矣超  
然飛動之妙吾亦無從得之此自由石林眼低耳鑒別  
未精遽欲持論抑揚可乎

歐公極許梅聖俞蘇子美詩而謂聖俞寒魚猶著底白  
鷺已飛前絮暖鯢魚繁鼓添蓴菜紫晏元獻之稱賞爲  
不知人然六一詩話所載聖俞河豚春雪二詩皆非至  
者公許河豚詩爲絕唱惟首二語春洲生荻芽春岸飛  
蘆花差可無忝餘則有韻之文耳許子美新橋對月詩

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沈沈卧彩虹爲雄偉稱題尤不  
可解且二公佳詩甚多畧而不錄而所賞在此萬萬非  
淺學所能喻矣

帝王作詩工拙皆不足計然庚溪詩話極尊大風歌爲  
英主氣概謂武帝秋風辭言固雄偉終有感慨之語魏  
武帝父子詩雖悲壯仍乏帝王之度六朝以後人言  
非不工而纖麗不逞無足述者亦未爲無識也乃獨取  
唐文皇昔乘匹馬去今驅萬乘來新豐停翠輦譙邑駐  
鳴笳一朝辭此去四海遂成家詞氣壯偉足與功烈相

副未免太過如此六句乃陳隨人氣格特多填帝王門  
面字耳較之魏武猶有愧色况漢高或文皇詩大率未  
脫文士氣此亦風會使然不必苛繩者而謂其高出魏  
晉則非矣

賈島詩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歐陽公笑之然謂步  
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亦島  
詩何精物頓異步隨青山數語果謂之精乎吾第見其  
幽怪酸澀而已

庚溪詩話以宋元憲漢臯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倒地



香未景文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爲落花  
佳句又謂余襄公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香囊  
不減二宋落花詩最難高雅宋余皆格之卑卑者以此  
爲佳風雅安在就中衡之景文詩猶屬翹楚若大宋余  
公琢句用事拙滯極矣並列而同譽之迷塗未指況門  
牆堂奧乎

用前人成句入詩詞者極多然必有另有意象以點化  
之不能用大排偶或直寫偶句也如歐公長短句云平  
山欄檻倚長空山色有無中此實別有意象故坡公復

作長短句云記得醉翁語山色有無中以王摩詰語專  
歸之歐轉見别致若韋蘇州綠陰生葦寂孤花表春餘  
而王荆公直襲綠陰全句又對之曰幽草弄秋妍此可  
云意象點化乎葉石林猶附和之曰大抵荆公開唐詩  
最多其去取之間用意尤精貢諛亦至矣石林又云頃  
見晁无咎舉魯直人家園橘柚秋色老梧桐自以爲莫  
能及吾不解黃魯直晁无咎葉石林皆博雅之流竟不  
讀李太白詩耶太白人煙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千古名  
句兒童皆能拾誦而魯直乃襲之又故易二字耶抑果

由暗合耶劉貢父云諷古人詩多則往往爲已得吾謂  
後人作詩無論立志太卑有意襲古與讀詩太多無意  
合古者要當精心洗滌斯免詬笑特書此以存鑒焉

劉貢父愛閩僧朋多詩虹收千嶂雨湖展半江天詩因  
試客分題僻甚爲饒人下子低貢父亦忘卻虹收青嶂  
雨烏沒夕陽天爲義山詩耶此亦葉石林所夸人家園  
橘柚之類也詩因試客二語格調卑俗更無足道

楊蟠金山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吳僧  
錢塘白塔院詩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皆雅健精切

不可磨滅者王平甫以楊詩爲莊宅牙人語陳後山以  
僧詩爲分界瓌子語有意警警不中肯綮矮人觀場當  
駭吾此論也

黃魯直謂樂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不如子美落  
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誠然然謂襄陽氣蒸  
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不如九僧雲間下蔡芭林際春申  
君則語意茫昧令人百思不能得也後山采入詩話過  
矣後山於杜詩極深然謂摩詰九天閭闔開宮殿萬國  
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字曰閭闔開黃道衣冠拜紫

宸而語益工此則阿其所好杜勝王處甚多此處獨王  
勝杜未可以五言勝七言也又謂鮑照之詩華而不弱  
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論陶之語實有三病  
陶詩之美不止於切事情一也陶詩未嘗不文其文並  
勝後山之詩二也陶之平淡入神卽不文並不足以爲  
陶病三也其論鮑亦未盡鮑詩純以骨勝奚啻華而不  
弱哉又魯直乞猶詩云秋來鼠輩欺猶死窺甕翻盆攪  
夜眠聞道狸奴將數子買魚穿柳聘銜蠅此等瑣俗之  
詩何足錄而後山則贊之曰千載而下讀者如新吾不

解其寄託何在矣然魯直後山論詩亦有極精者謹書於左玩之以自求進焉魯直曰二十年來學士大夫有功於翰墨者不爲不多卓爾名家者則少蓋嘗深求其故病在欲速成耳又曰近世少年多不肯治經術及精讀史乃縱以助詩故致遠則泥又古之能爲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文章最爲儒者末事然既學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後山云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而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

莫不好也又曰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中度世耳

自李杜後詩遂無大句元裕之崛起四百年後有志追  
而復之如開門望吳楚鳥去天無窮斜陽半天赤飛鳥  
大江遠長鯨駕空海波立老鶴叫月蒼煙愁太行元氣  
老不死上與左界分山河管涔汾源大車輪平泉丈八  
玻璃盆豪情勝概壯色沈聲直欲跨蘇黃攀李杜矣  
劉裕爲宋公游戲馬臺命僚佐賦詩謝瞻所作一時以  
爲冠予讀之未見冠時之妙惟輕雲冠秋日五字佳耳  
靈運一作尤無情緒且裕未卽真而瞻詩云聖心眷佳

節靈運詩云良辰感聖心何其無恥而無忌也此皆詩中之罪人耳

王漁洋謂小杜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不  
如摩詰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不著議論之高愚謂  
摩詰平日詩品原在牧之上然此題自以有關風教爲  
主杜大義責之詞色凜凜真西山謂牧之息媯作能訂  
千古是非信然余尤愛其掉尾一波生氣遠出絕無酸  
腐態也王雖不著議論究無深味可耐咀含鄙意轉舍  
盛唐而取晚唐矣明人有題二喬觀兵書者香肩並倚



讀兵書韜略原非中饋圖千古周南風化本晚涼何不  
誦關雎此則純是酸腐態理雖正而詞不佳蓋皮毛之  
理非由解悟而得者也題卽不雅詩可知矣

四言如潘安仁關中詩陸士衡皇太子宴元圃詩陸士  
龍大將軍宴會詩應吉甫華林園集詩顏延年應詔讌  
曲水詩皇太子釋奠詩體製聲色都如一轍顏雖琢鏤  
較甚然亦無甚高下蓋皆雅頌之皮毛阿諛之圭臬而  
四言之奴隸也漢魏以來四言自以韋孟諷諫爲第一

魏武帝短歌行觀滄海邈雖諱曹子建應詔書躬朔風

等詩次之皆在晉宋人上然晉人如淵明停雲時運等  
作又不可以風會論其次如東晉補亡古樸不足安雅  
有餘同時大手亦無出其右者況後人哉朱竹垞乃謂  
嘉靖時鄭世子載堦所著補亡詩廿餘首彙括古訓比  
之東晉似爲過之子觀之直似集經語時文耳何足當  
晉人一盼也

東晉南陔詩彼居之子卽彼其之子也何居何其古通  
用李善注居未仕者泥矣白華詩鮮侔晨葩四字的是  
晉人好言語然如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蠡蠡庶類王亦

柔之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獸在於  
原魚躍順流筆墨到此直欲化去三百篇氣味亦約略  
去人不遠此豈潘陸諸公所能動一筆者

曹子建責躬應詔詩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又  
曰七子均養者鳴鳩之仁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  
皆不合理何則子建與子桓爲親兄弟尊之爲君禮也  
稱之爲父非禮也其詩曰逝慙陵墓生愧闕庭是念其  
父也念其父而又以父尊兄可乎此卑而入於謬者也  
公謙詩以子建爲首無卑乞狀也如王仲宣劉公幹皆

弱而無氣者應德璉託物自喻稍有變動而氣終不甚  
軒舉仲宣云不醉且無歸德璉云不醉其無歸各增毛  
詩一字未見其妙祇形其弱氣屈則言自無情也

養一齋詩話卷八

山陽 潘德輿 彥輔

朱竹垞指摘陸放翁複句纍纍盈紙近趙甌北又取元  
遺山複句而悉數之然愚以爲趙之所舉猶未盡也今  
除趙所已舉者如百錢卜肆成都市萬古詩壇子美家  
已見於寄辛老子詩又見於過三鄉望女兒追懷辛敬  
之詩撐腸正有五千卷下筆須論二百年已見於贈郝  
經仲常詩讀書略破五千卷下筆須論二百年又見於  
贈徐威卿詩書破三千牘詩論二百年又見於答李唐

佐詩泰山北斗千年在和氣春風四座傾已見於別王  
使君丈從之詩東南人物未彫零和氣春風四座傾又  
見於徐威卿相過詩藤垂絕壁雲添澗澗落哀湍雪其  
流已見於望嵩少詩藤垂石磴雲添澗泉漱山根玉有  
聲又見於學家游龍泉詩酒船早晚東行辦共舉一杯  
持兩螯已見於寄希顏詩西風先有龍門約共舉一杯  
持兩螯又見於曹詩之平水之行詩見說常山可歸隱  
從公未覺十年遲已見於駘馬內翰詩萬壑松聲一壺  
酒從公未覺去年遲又見於贈李文伯詩至句字相類

者更多如雷霆萬萬古斷鼉立極萬萬古宇宙有此水  
萬古萬萬古此山行人萬萬古醉鄉日月萬萬古潁水  
嵩山又一年潁水嵩山去住心綠水紅蓮慙大府綠水  
紅蓮見杲之春風和氣隨詩到和氣春風在眼中春風  
和氣見眉宇盧後王前盡故人王後盧前舊往還秋霜  
烈日凜如生烈日秋霜今更新靈椿丹桂偶相值靈椿  
丹桂知難老靈椿丹桂詩將應玉潤冰清德有鄰知水  
仁山德有鄰平地煙霄副公等文章正脈需公等老雁  
叫羣江渚深老雁叫羣秋更哀何其太不檢也若以了

字煞句尾者更多如人間只怨天公了因君錯怨天公

了一瓶一鉢平生了丹房藥鏡平生了兩椽茆屋平生

了一杯盡吸東風了一壺早已指床了一拳秀碧烟霞

了瓦盆一醉糊塗了只知大事因緣了只愁化作浮萍

了人間只說乘蓮了劉郎著手乾坤了莫把青春等閒

了栽花種柳明年了生子但持門戶了山林鍾鼎無心

了心地待渠明白了學似玉山樵客了故山定已移文

了從今弟妹通家了書來且只平安了但教殺鼠如邱

了不因脫兔投林了枉教弄擲泥塗了有意爲此其法



亦不甚新奇無意爲此則又不應概行忘卻也放翁一  
生詩近萬首或者不易檢尋遺山未及十之二而亦複  
沓如此則斷不可解矣

遺山詩雄偉蒼秀實一大家然其字句不協人意似誤  
後人不可不一拈出如人皆傳已死吾亦厭餘生直寫  
蘇長公四六七絕人生只合梁州死金水河頭好墓田  
直襲張祐句調七律忽驚龍跳九天門躡讀去聲長阪  
安行氣已王王讀平聲七律中聯多病所需惟藥物一  
錢不值是儒冠風流豈落正始後詩卷長留天地間東

閣官梅動詩興洞庭春色入新筍以杜句對已句天公  
不禁人間醉崔瑗空留座右銘以天公對崔瑗冀北已  
空天下馬江東全倚謝家安以馬對古之名臣郎君未  
省會開閣王翰何緣得買鄰以郎君對王翰雲臥無時  
不閒住樓居何處不超然以不字對不字黃耳定從秋  
後到白頭新自夜來生髮可言生頭不可言生此等皆  
不老成也又如三十餘年老兄弟此回情話獨難忘因  
風寄謝劉夫子極口推稱恐太高砥疇歸來位望尊駸  
駸甯李入平吞無端恨煞商山老剛出山來管是非造

物若留殘喘在我儂試舞你儂看低昂自看水中影好箇山間林下人可道海棠羞欲死能紅能白更能香問愁何怨復何讐直要青春到白頭知君聖處工夫到且道心盲作麼醫粗浮淺率不類作家後生所不當奉爲師範者也

趙甌北謂元遺山自創一種拗體七律拗在五六字如來時耳筆誇健訟去日攀車留淚痕市聲浩浩如欲沸世路悠悠殊未涯東門太傅多祖道北關詩人休上書之類不一而足予按此體亦不始於遺山蘇詩扁舟去

後花絮亂五馬來時賓從非南客初四明劉良佐應時  
詩青山空解供眼界濁酒不能澆別愁是也特不能如  
遺山之多耳然遺山七律亦有自成一體而用之太多  
則成褻衣大袖廓落無當之調者好用平對四實字裝  
之句首也如神功聖德三千牘大定明昌五十年皇統  
貞元見題字良辰美景盡昇平金初宋季開遺事草靡  
波流見古儒虞卿仲子死不朽石父婁嬰今豈無淵明  
太白醉復醉季主唐生鳴自鳴長江大浪欲橫潰厚地  
高天如合圍來鴻去燕三年別深谷高陵百事非林影

池煙設清供物華天寶借餘光遺編墜簡文章爛爛食  
粗衣歲月長陘馬風檣見豪舉雪車冰柱得真傳狗盜  
雞鳴皆有用鶴長鳧短果如何禪房道院留連夜酒榼  
詩囊浩蕩春賣劍買牛真得計腰金騎鶴恐非才異縣  
他鄉千里夢連枝同氣百年心秋風古道將誰語殘月  
長庚更可憐清泉白石言猶在赤日紅塵夢已通霽日  
光風開白晝瓊林珠樹照青春流星淡月魚龍夜老木  
清霜鴻雁秋荒畦斷蘊新霜後瘦蝶寒蠶晚景前斷雲  
落日天無盡老樹遺臺秋更悲槐火石泉寒食後鬢絲

禪榻落花前水碧金膏步兵酒天香國色洛陽花離合  
興亡竟如此淒迷零落欲安之雲牕霧閣有今夕寶曆  
羅裙無此聲輕舟矮馬追隨遠翠幕青旗笑語譁販婦  
庸兒識名姓故鄉遺族見衣冠更有用之起句者如薄  
雲晴日爛熳春高柳清風便可人露菊霜華薦枕囊石  
泉崖密破松房遠水寒煙接戍樓黃花白酒澆羈愁更  
有前六句全用者南楊北李閒中老樂丈張兄病且貧  
叔夜呂安許命鴛牧童田父實爲鄰功名富貴知何物  
風雨塵埃惜此身按七律此體雖始於老杜如小院回

廊春寂寂浴息飛鷺晚悠悠清江錦石傷心麗嫩藥濃  
花滿目斑書籤藥裏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落花游  
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珠簾繡柱圍黃鸝錦纜牙  
檣起白鷗卧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楚江巫  
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弈碁未嘗不疊見而豈至如遺  
山無十首不一見耶是必平日專取應用字面寫之一  
紙以待分撥故往往纔見於此又見於彼持此摹杜愈  
近愈遠貌卽宏偉何關妙詣哉

遺山詩七古最健五古次之故能長雄北方爲蘇黃之

後勁然如平湖曲越女顏如花吳兒潔如玉天教並牆  
居不著同被宿此等成何言語前芳華怨云金谷樓臺  
悄無主燕子不來花著雨詩也近於詞矣後芳華怨云  
白玉搔頭綠雲髮玫瑰面脂透肉滑春風著人無氣力  
不必相思解銷骨皆褻狎太甚又蘇黃所不肯爲也此  
外歌行放恣新奇處亦時以蘇黃爲粉本大體則學杜  
耳五律平衍處多變化處少如老樹高留葉寒藤細作  
花風雪貂裘暗關山馬骨高地古邨墟迴川迴縣郭斜  
古木凍欲折斷崖行復通風霜侵晚節天地入歸心真



少陵苗裔然不多見也五絕惟學少陵四句全對者致有波峭七絕佳者雖多而率者亦多此體亦非其所擅場也總之遺山全賴不仕新朝足挽救崔立碑文之過而李治仁卿作其集序云主上嚮居藩邸挹君盛名神聖御天文治蝟興使遺山不死則登鑾坡掌綸誥稱內相久矣際昌辰而身往非遺恨耶夫遺山正以不仕元爲完人而仁卿轉引爲恨事蓋仁卿乃金臣而仕元者宜有此鄙論耳予嘗仿遺山論詩絕句論遺山詩云評論正體齊梁上慷慨歌謠字字遒新態無端學坡谷未

須滄海說橫流氣挾幽并格老蒼中原旗鼓孰相當如  
何兩曲芳華怨塗抹妖紅作晚唐遺山詩云先儒骨已  
腐百罵不汝耐胡爲文字間刮垢搜癩疣吾道非申韓  
哀哉涉其流予不幾涉申韓刻覈之流哉非也遺山詩  
在金元間無敵乎其高者卽南宋誠齋至能放翁諸名  
家均非其敵愛之愈深則求之愈細一例推崇恐仿其  
疵類處耳不然予何獨多求於遺山

遺山詩有不用意而直入古人堂室者如寒波淡淡起  
白鳥悠悠下是也若黃金行贈王飛伯云君詩只有貧

女謠何曾夢見金縷衣外家翁媪日有語嫁女書生徒  
爾爲此下忽接云昆陽城下三更酒醉膽輪困插星斗  
一夕詩腸老蛟吼十丈長人隨車走此又以用意變動  
而得之真七古之丹訣也其論文云工文與工詩大似  
國手碁國手雖漫應一著存一機文須字字作亦要字  
字讀咀嚼有餘味百過良未足今人誦文字十行誇一  
目毫釐不相照覲面楚與蜀眞道盡作文覽文者利病  
後生所不可不知也

李治仁卿與遺山爲友其攷訂之學迥出遺山上著古

今藪凡四十卷今祇存十之四五所辨載籍疑義劇有  
功於後學如論子建仲宣孟陽七哀駁去呂向痛而哀  
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  
而哀之陋說謂人之七情有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殊今  
而哀感太甚喜怒哀惡等悉皆無有情之所繫惟有一  
哀而已故謂之七哀也疏解明確蓄疑久矣得此爲之  
一快又如駁東坡詩計拙集枯梧柰有中郎解摸金絕  
勝倉公飲上池到處賣刀收繭栗得我新詩喜折屐罔  
罔可憐真喪狗鍾乳金釵十二行赤髯碧眼老鮮卑迴

策如縈獨善騎等句用事下字未安處皆確鑿不刊獨其譏彈退之業已無排異端不應與浮屠之徒相親又作爲歌詩語言以光大之而與孟尙書書則若與人訟於有司別自是非過自緣飾以是觀之何特苟揚之小疵而已此蓋未審退之之心者夫退之之心所憎者佛也非僧也佛立教者也故可憎僧或無生理而爲之或無知識而爲之可憫而不可憎也觀退之送惠師云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言其雖爲浮屠而人則不爲彼教所束故用乃字見意送澄觀云皆言澄觀雖僧徒公

才更用當今無是欲其歸正而用其才能不以僧徒異  
視故用雖字見意送靈師云飲酒盡百錢嘲諧思逾蘇  
飲酒嘲諧皆戒律所禁靈師能爾轉用以譽之亦愛僧  
闢佛之意也退之曷嘗光大其教哉若送文暢序直斥  
其濁乎故不能卽乎新爲弱送高閑序直斥其頹敗不  
可收拾并草書亦不能工退之之素志亦未嘗撓也惟  
與大顛三書縹緲欸洽然亦退之所云乃人之情非求  
福利利益者且收皇甫湜有送簡師序云韓侍郎貶潮  
州浮圖之士歡快以忤師獨憤起適潮不顧萬里之嶮

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者是僧徒感服退之之言者亦不乏人矣退之既許大顛識道理殆亦簡師之流耳烏得轉以爲退之改操哉其與孟尚書書正論堯出舜落光明乃退之文章大節目處仁卿謂其若與人訟是亦疑孟子爲好辯者之流也孟子專闢楊朱墨翟而於楊墨之徒不欲爲入莛之招亦退之意愚愛仁卿考證之精說詩亦有風旨惜乎論退之而不明其心也故正之以告後之讀退之詩者

郭景純遊仙詩與顏延年五君詠同一命意皆憤激之

詞耳延年云塗窮能無慟龍性誰能馴一磨乃出守非  
詠五君沈約已言之景純遊仙詩七首首四句云京華  
游俠窟山林隱遯栖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未章收  
四句云王孫列八珍安期鍊五石長揖當途人去來山  
林客起結處命意分明又豈真欲遊仙哉譏彼時朝貴  
擾擾膠膠身握權要皆蜉蝣耳故一則曰借問蜉蝣輩  
寧知龜鶴年再則曰舜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揮斥不  
容餘力而以游仙爲託詞所以妙也江文通擬景純詩  
專以遊仙爲題昭明又廡景純詩於何徵宗遊仙詩後



標爲遊仙一門均非縣解至曹唐鋪陳詭誕大小遊仙  
等作累幅不休癡人前政不得說夢偶一覽之輒笑不  
能仰也

陳無已小放歌行云春風永巷閉娉婷長使青樓誤得  
名不惜卷簾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當年不嫁惜娉  
婷傳白施朱作後生說與旁人須早計隨宜梳洗莫傾  
城山谷曰無已平日詩極高古此則顧影徘徊銜耀太  
甚愚謂無已兩詩亦顏延年五君詠之流也豈自銜哉  
憤世疾俗之詞耳第一首惡倖得名位之人必欲知我

者真一著眼第二首明獨居自愛之懷不似隨時者工  
於早計品甚超詞甚激正是好高志古不浪結納者口  
吻何爲不高古哉無已安貧守道窮厄以死豈肯爲顧  
影賣弄之詞吾恨山谷久與之交而不能因其詞而察  
其心也無已又有芍藥詩云九十風光次第分天憐獨  
得殿殘春一枝牘欲簪雙髻未有人間第一人此真眼  
空一世無人之見者存也銜耀干進者胸次有此等語  
耶

殷璠河岳英靈集選王灣江南意云南國多新意東行

伺早天潮平兩岸失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  
舊年從來觀氣象惟向此中偏芮挺章國秀集選王灣  
次北固山下云客路青山下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  
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  
雁洛陽邊殷芮皆唐人何所傳各異如此愚按兩岸闊  
闊字不如失字之雋而首尾四句當以芮選爲正殷選  
首尾詞意殊欠老成沈歸愚別裁亦主芮氏而失字獨  
從殷氏未免任意取攜王新城刪纂殷芮選本不加攷  
訂至三昧集乃從芮氏但注曰一本作江南意云云而

已

唐張萬頃詩云洛陽城東伊水西千花萬竹使人迷  
上柳枝臨岸低門前荷葉與橋齊日暮待君君不見長  
風吹雨過前溪此詩風調之美直逼齊梁後人鮮用其  
格者

常建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劉脊虛松色空照水經  
聲時有人陶翰夜來猿鳥靜鐘梵寒雲中李頎行客暮  
帆遠主人庭樹秋岑參不見林中僧微雨潭上來綦毋  
潛晚風吹行舟花路入溪口王昌齡遠山落日在空波

微煙收崔曙空色下低水秋聲多在山李巖月色徧秋  
露竹聲兼夜泉萬楚野閒犬時吠日暮牛自歸皆曲盡  
幽閒之趣每一誦味煩襟頓滌乃知盛唐諸公古詩深  
造如此不必儲王孟韋而後盡物外之妙也

元次山補樂歌皮襲美補九夏皆可已而巳者也如  
元補伏羲網罟歌爲首章其詞云吾人苦兮水深深網  
罟設兮水不深吾人苦兮山幽幽網罟設兮山不幽雖  
斐然而止而有一點清古氣否皮補九夏爲末章其詞  
云桓桓其珪袞袞其衣出作二伯天子是昆桓桓其珪

袞袞其服入作三孤國人是服反覆有何義蘊唐人畢  
竟見韓柳得古雅頌深處如琴操十章平淮夷雅二篇  
雖謂其脫出於周人之口可也元平日雖有古與之筆  
到此亦成僞體皮平日佳構已希此作更屬不量力矣  
王新城謂姚氏唐文粹別裁其眼其書頗貴重於世猶  
惜其雅俗雜糅未盡刊削因加刪定自稱千載一快然  
如牧之杜秋娘詩聯裾見天子盼盼獨依依低鬟認新  
寵窈窕復融怡夫秋娘本李錡之妾籍之入宮憲宗寵  
之實累盛德牧之既不爲先帝諱又作此褻狎語耶中

間此以夏姬西施薄后蕭后尤爲失倫後幅地盡有何物天高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耳何爲而聽目何爲而窺此等於題何義於詩何法累累五六百言不如廢紙姚於英華十卷中選之已可怪新城知姚氏之雜而猶選此尤可怪也又如賀蘭進明古意二首亦在選中進明乃小人之尤大出之賊千載而下恨不食肉寢皮者彼徒習古人之言語又何爲哉且此詩漁洋已采於殷璠河岳英靈集中又采於唐文粹中是真以其詩爲不可廢也今觀其二詩云秦庭初指鹿羣盜滿

山東忤意皆誅死所言誰肯忠武關猶未啟兵入望夷  
宮爲祟非涇水人君道自窮崇蘭生澗底香氣滿幽林  
采采欲爲贈何人是同心日暮徒盈把徘徊幽思深慨  
然紉羅佩重奏邱中琴雖無外戾亦少風神徒以詩論  
弄之亦不足惜何爲錄此凶人之詩以汙其簪鞞哉

篋中集王季友寄韋子春詩出山秋雲曙山木已再春  
食我山中藥不憶山中人山中誰予密自髮惟相親雀  
鼠晝夜無知我廚廩貧依依北舍松不厭吾南鄰有情  
盡捐弃土石爲同身而河岳英靈集王季友山中贈十



四祕書兄云出山祕芸署山木已再春食我山中藥不  
憶山中人山中誰予密白髮日相親雀鼠晝夜無知我  
厨廩貧有情盡捐弃土石爲同身依依舍北松不厭吾  
南鄰夫子質千尋天澤枝葉新余以不材壽非智免斧  
斤字句互異又多二韻愚謂當以篋中集爲正蓋季友  
本次山之友故次山錄之篋中殷璠本不足據也漁洋  
兩詩並選絕不一加論斷沈確士轉據殷本選入別裁  
非是又按季友詩最沈與有古骨然如觀于舍人壁畫  
山水詩云獨坐長松是阿誰再三招手起來遲于公大

笑向予說小弟丹青能爾爲未免質而有佻氣靈而有  
稚氣英靈集及文粹皆選之漁洋又選之又按才調集  
顧況悲歌四首與文粹顧況悲歌三首章句多少互異  
愚謂當以文粹本爲正蓋文粹本前有顧況自序似爲  
詳覈且文粹本第二首云新繫青絲百尺繩心在君家  
輶轡上我心皎潔君不知輶轡一轉一惆悵何處春風  
吹曉幕江南淥水通朱閣美人二八顏如花泣向春風  
畏花落臨春風聽春鳥別時多見時少愁人一夜不得  
眠瑤井玉繩相對曉首尾宛轉關生完整一片較之才

調本以新繫青絲百尺繩四句爲一首何處春風驚曉  
幕四句爲一首而又無臨春風以下六句者格韻實屬  
過之漁洋亦第三云章句不同而已未加論斷也又按令  
狐楚御覽詩集梁鎰美人春怨詩妾家巫峽陽羅帳寢  
銀牀曉日臨牕久春風引夢長落釵猶習鬢微汗欲銷  
黃縱使朦朧覺魂猶逐楚王國秀集則作觀美人卧題  
爲正然以觀美人卧四字命題太欠雅馴而詩亦委靡  
不振雖入國秀御覽兩集漁洋究可不選況又選入三  
昧集中用意果何取耶

自來詠雷電詩皆壯偉有餘輕婉不足未免猙獰可畏  
惟陶公仲春邁時雨始雷發東隅杜審言曰氣含殘雨  
雲陰送晚雷李義山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  
雷最耐諷玩雷詩則可玩者絕少如太白之三時大笑  
開電光劉夢得之輕電閃紅綃東坡之電光時掣紫企  
蛇均非雋句憶八年前曾與故友郭濂遠閉關賞雨各  
得詠雷數聯如郭之野水亂飛電晚山齊納雲綠牕深  
處電斜入畫上遠山時一明殊有清思後讀盛唐崔曙  
雲外飛電明夜來前山雨句予深歎其超妙不可及乃

知古人落筆別有意象在無意於詩而自得之也後又  
讀金源趙閒閒詩云倚闌遙認天邊電何處行人帶雨  
歸行過斷橋沙路黑忽從電影得前邨夜深古殿無燈  
燭畫壁時因掣電明皆爲詠電輕婉之句然持較崔曙  
則不如其渾成矣而蘊蘊運意偶與閒閒暗合亦一奇  
也

唐詩極含古意者當以曲江感遇青蓮古風爲第一必  
欲以極元又元三昧題集者當選此等詩姚合韋莊漁  
洋皆名流也而竟汶汶於此若盧照鄰詠史四首李華

詠史十一首吳筠覽古十四首鋪排陳言闕之欲臥唐  
文粹與曲江青蓮等古詩一槩選入美玉武夫混混而  
不辨也

右丞東川常侍嘉州七古七律往往以雄渾悲鬱鏗鏘  
壯麗擅長漁洋選入三昧集十居其四五與其初意主  
於鏡花水月羚羊挂角妙在酸醜之外者絕不相合此  
等詩如明珠美玉千人皆見誠不可以無選顧旣專拈  
興象託喻禪悅似不得以此自亂其例漁洋爲一代宗  
工所選五七古旣傷於繁猶曰與宋牧仲共之唐詩十

種選多遺絕作猶曰元本則然若三昧集則其一生之宗旨隻眼之冥搜也而又參差不整如此此皆由好標名目以張壇坫而千古傳誦之作又愛不忍割故進退無所據而強以附之耳今人競駁漁洋選詩神韻爲宗未窺實際詎知所選者固非專標神韻也請得而斷之曰三昧集之詩不可廢三昧集之名可不從

宋人詩話滄浪及歲寒堂兩種外足以鼎立者殆惟白石詩說乎其說極簡極精極平極遠此道中金繩寶筏也獨謂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

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夫理卽意之託始想卽意之別  
名旣曰高妙不自然者何以能之吾惜其名目之瑱而  
複也雖自爲疏解庸可訓乎

白石云句意欲深欲遠句調欲清欲古欲和是爲作者  
予觀儲太祝古詩深處清古則有之矣獨於和字有缺  
彼雖自有一種沈奧音節然終不似陶韋王孟之諧適  
大人心者殆由強探力索而爲之非其本心所欲出歟  
其詩云爲已存實際忘形同化初又曰松柏生深山無  
心自貞直可謂極有見地者而何以失節于祿山也其



非本心安之亦可知矣白石云思有窒礙涵養未至也當益以學又曰吟詠情性如印印泥止乎禮義貴涵養也此可爲強作高古語者良藥雖以之當論學之書也可

嚴滄浪云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故也然則盛唐惟孟襄陽乃可以一味妙悟目之然襄陽詩如東旭早光芒浦禽已驚聒卧聞漁浦口橈聲暗相撥日出氣象分始知江湖闊木虛生月暈舟子知天風挂席候明發渺漫平湖中中流

見匡阜勢壓九江雄香爐初上日瀑布噴成虹精力渾  
健俯視一切正不可徒以清言目之則謂襄陽詩都屬  
悟到不關學力亦微誤耳

巖滄浪謂崔郎中黃鶴樓詩爲唐人七律第一何仲默  
薛君采則謂沈雲卿盧家少婦詩爲第一人決之楊升  
庵升庵雨可之愚謂沈詩純是樂府崔詩特參古調皆  
非律詩之正必取壓卷惟老杜風急天高一篇氣體渾  
雄翦裁老到此爲弁冕無疑耳王元美謂沈末句方是  
齊梁樂府風急天高篇結亦微弱旣不解沈詩起轉風

情又不識杜詩煞筆深重皆非確論至沈崔二詩必求其最則沈詩可以追摹崔詩萬難嗣響崔詩之妙殷璠所謂神來氣來情來者也升庵不置優劣由其好六朝初唐之意多耳尤西堂乃謂崔詩佳處止五六一聯猶恨以悠悠歷歷淒淒三疊爲病太白不長於律故賞之若遇子美恐遭小兒之呵噓亦太妄矣